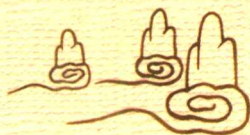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

东周列国志



上

〔明〕冯梦龙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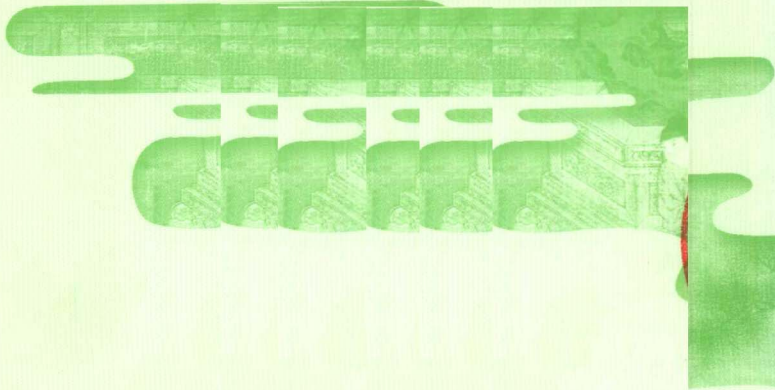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东周列国志

(明) 冯梦龙 著

(上)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周列国志 / (明) 冯梦龙著. -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2. 11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)

ISBN 7-5034-1284-4

I. 东… II. 冯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3657 号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

东周列国志 (上、下册) (明) 冯梦龙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责任编辑: 韩淑芳
印 刷: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
装 订: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印 张: 26.5 字数: 636 千字
版 次: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: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全套定价: 49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出版前言

本套丛书，系中国明、清时代著名学者文人的著作集成，各书分别以中国古近代重要历史人物、事件，或世俗风情为题材，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世态百象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，原系明代冯梦龙根据余邵鱼《列国志传》改编为《新列国志》一百零八回，清代蔡元放修订并加注评语，改为《东周列国志》。该书内容始于西周末年，终于秦始皇统一六国，使用浅近的文言写成。内容大体取材史书，写作态度严肃，但是其中也有少量虚构的情节。

《隋唐演义》，清初褚人穫根据《隋唐志传》、《隋炀帝艳史》改写，并加入唐、宋传奇故事。该书内容描写隋炀帝宫廷腐败生活，以及罗成、单雄信、秦琼、花木兰等人的故事。虽然该书中的情节大多数取材史料，然而同时也掺杂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成份。

《野叟曝言》，又名《兴替全鉴》等，清代夏敬渠著，描写明代大儒文白除佛灭道、护邦安国的故事。苏州第一名士文白在其母水夫人的教诲下，维护儒学，除灭佛、老二教，明孝宗时被拜为相，封国公。

《醒世姻缘》，题西周生著，杨复吉《梦阑琐笔》谓西周生即蒲松龄，后徐志摩、胡适等人亦有这方面的大量考证文章。该书共一百回，描写狄希陈两世恶姻缘的因果报应，其中情节与《聊斋志异·江城》有近似之处，然描写范围和视角却相当宽阔。

《儿女英雄传》，又名《金玉缘》，清代文康著，原书五十三回，现存四十一回。内容描写何玉凤为父报仇，改名十三妹，出没市井，最后与安骥结缘成为夫妇。该书宣扬“大怨大仇，势不能报，今日皆配为夫妻”等等。由于原书并未完成，后人又续作三十二回。

《海上繁华梦》，清末孙家振著，原题警梦痴仙，为晚清狭邪小说代

表之一。该书内容描写清王朝摇摇欲坠时，偏安一隅的上海十里洋场畸形繁华的景象，展现了十九世纪末以至近代中国的世俗画卷。

《朱元璋演义》，又名《云合奇踪》，明代徐文长根据《皇明开运英武传》编，又有为明代武定侯郭勋传一说。从元顺帝腐败失政开始，终于朱元璋建立明朝并分封诸子功臣结束。内容绝大多数取材于史料，但同时掺杂部分荒诞之说。

清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，《顺治皇帝》、《康熙侠义传》、《雍正皇帝》、《乾隆皇帝》、《慈禧太后》、《清宫秘史》等则为描述清代帝王及其背景下的故事，其中《光绪皇帝》、《慈禧太后》为原慈禧七女官之一德龄所著，大多是她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，是真实描写清代宫廷内幕不可多得的作品。而《曾国藩演义》、《胡雪岩演义》则为描写清代权臣、官商的小说。《太平天国》，清末黄世仲著，至民国元年写至五十四回，因被陈炯明杀害而未能完成。作者所记“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六年”，相当于公元一九〇八年。由于黄世仲抱着近乎偏见的同情态度描写太平天国史事，因此对太平天国的褒扬有一定的局限性。辛亥革命之后，汪继川又续补六集，共计一百二十回。另坊间尚有一百四十回本、一百七十四回铅印本等续补，俱质量不高。

为了有助今人认识、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现象，方便阅读和理解多方面的历史知识，并保持原著的基本风貌，对于明清白话用字，一般不予改动，如：子细（仔细）、不止（不只）、顽笑（玩笑）、从新（重新）等。在内容方面，除极个别特殊情况之外，也未做任何文字改动。

由于本套丛书的作者，均为明、清时代人物，因受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、思想意识所囿，故此在对于人物、事件的表述及评价上，难免带有其时代烙印，甚至有些作者的历史观，根据今天的标准看是错误的，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作者的时代局限性。以上这些都是应该在阅读时加以注意和分辨的。

编者

二〇〇二年十月十日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
杜大夫化厉鸣冤 (1)
- 第 二 回 褒人贱罪献美女
幽王烽火戏诸侯 (8)
-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
周平王东迁洛邑 (16)
-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
郑庄公掘地见母 (23)
-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
助卫逆鲁宋兴兵 (30)
- 第 六 回 卫石碣大义灭亲
郑庄公假命伐宋 (37)
- 第 七 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
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(44)
-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
败戎兵郑忽辞婚 (51)
-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
祝聃射周王中肩 (56)
-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
郑祭足被胁立庶 (62)

2 东周列国志

-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搆兵
郑祭足杀婿逐主 (69)
-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
高渠弥乘间易君 (77)
-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
郑子亹君臣为戮 (84)
-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
齐襄公出猎遇鬼 (90)
-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
鲁庄公乾时大战 (98)
-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
战长勺曹刿败齐 (104)
-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
楚王杯酒虜息妫 (110)
-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
桓公举火爵宁戚 (117)
-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
杀子颓惠王反正 (125)
-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
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(132)
-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
齐桓公兵定孤竹 (140)
-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
齐皇子独对委蛇 (149)
-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
齐桓公兴兵伐楚 (156)
-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
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(165)

-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
穷百里饲牛拜相 (174)
- 第二十六回 歌窈窕百里认妻
获陈宝穆公证梦 (182)
-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
献公临终嘱荀息 (189)
-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晋孤主
穆公一平晋内乱 (196)
-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
管夷吾病榻论相 (202)
-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
穆姬登台要大赦 (208)
-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
介子推割股啖君 (215)
-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
群公子大闹朝堂 (221)
-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
楚王伏兵劫盟主 (229)
-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
齐姜氏乘醉遣夫 (236)
-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
秦怀嬴重婚公子 (244)
-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
秦穆公再平晋乱 (251)
-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
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(259)
-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
晋文公守信降原 (267)

4 东周列国志

-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
晋文公伐卫破曹 (274)
-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
晋楚城濮大交兵 (282)
-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
践土坛晋侯主盟 (290)
-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
卫元咺公馆对狱 (297)
-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
老烛武缒城说秦 (304)
-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
弦高假命犒秦军 (311)
-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
先元帅免胄殉翟 (317)
-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
秦穆公郿谷封尸 (325)
-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
赵盾背秦立灵公 (331)
-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
召士会寿余给秦 (339)
-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
齐懿公竹池遇变 (347)
-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
赵宣子桃园强谏 (354)
-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
诛斗椒绝纓大会 (362)
-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鼯搏逆
陈灵公相服戏朝 (370)

-
-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
晋景公出师救郑 (377)
-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
孟侏儒托优悟主 (385)
-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
老人结草亢杜回 (393)
-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
逢丑父易服免君 (400)
-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
围下宫程婴匿孤 (407)

第一回

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

词曰：
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后商周；英雄五霸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！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；前人田地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

——西江月

话说周朝，自武王伐纣，即天子位，后成、康继之，那都是守成令主，又有周公、召公、毕公、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，真个是文修武偃，物阜民安。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，觐礼不明，诸侯渐渐强大；待九传至厉王，暴虐无道，为国人所杀。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。又亏周、召二公同心协力，立太子靖为王，是为宣王。这一朝天子，又是英明有道，任用贤臣方叔、召虎、尹吉甫、申伯、仲山甫等，复修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政，周室赫然中兴。有诗为证：

夷厉相仍政不纲，任贤图治赖宣王。
共和若无中兴主，周历安能八百长？

且说宣王虽说勤政，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，户牖置铭；虽说中兴，也到不得成、康时教化大行，重译献雉。至三十九年，姜戎抗命，宣王

2 东周列国志

御驾亲征，败绩于千亩，车徒大损。思为再举之计，又恐军数不充，亲自料民于太原。太原，即今固原州，正是邻近戎狄之地；料民者，将本地户口，按籍查阅，观其人数之多少，车马粟刍之饶乏，好做准备，征调出征。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。后人有诗云：

犬彘何须辱剑芒？隋珠弹雀总堪伤。

皇威衰尽无能报，枉自将民料一场。

这天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，离镐京不远，催辔车辇，连夜进城。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，拍手作歌，其声如一。宣王乃停辇而听之。歌曰：

月将升，日将没；靡弧箕箒，几亡周国。

宣王甚恶其语，使御者传令，尽拘众小儿来问。群儿当时惊散，只拿得长幼二人，跪于辇下。宣王问曰：“此语何人所造？”幼儿战惧不言。那年长的答曰：“非是吾等所造。三日前，有红衣小儿，到于市中，教吾等念此四句，不知何故。一时传遍，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，不只一处为然也。”宣王问曰：“如今红衣小儿何在？”答曰：“自教歌之后，不知去向。”宣王默然良久，叱去两儿，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：“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，连父兄同罪。”当夜回宫无话。

次日早朝，三公六卿，齐集殿下，拜舞起居毕。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，述于众臣：“此语如何解说？”大宗伯召虎对曰：“靡，是山桑木名，可以为弓，故曰靡弧。箕，草名，可结之以为箭袋，故曰箕箒。据臣愚见，国家恐有弓矢之变。”太宰仲山甫奏曰：“弓矢，乃国家用武之器。王今料民太原，思欲报犬戎之仇，若兵连不解，必有亡国之患矣！”宣王口虽不言，点头道是。又问：“此语传自红衣小儿。那红衣小儿，又是何人？”太史伯阳父奏曰：“凡街市无根之语，谓之谣言。上天儆戒人君，命荧惑星化为小儿，造作谣言，使群儿习之，谓之童谣。小则寓一人之吉凶，大则系国家之兴败。荧惑火星，是以色红。今日亡国之谣，乃天所以儆王也。”

宣王曰：“朕今赦姜戎之罪，罢太原之兵，将武库内所藏弧矢，尽行焚弃，再令国中不许造卖。其祸可息乎？”伯阳父答曰：“臣观天象，

其兆已成，似在王宫之内，非关外间弓矢之事，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。况谣言曰：‘月将升，日将没’，日者人君之象，月乃阴类，日没月升，阴盛阳衰，其为女主干政明矣。”宣王又曰：“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，甚有贤德，其进御宫嫔，皆出选择，女祸从何而来耶？”伯阳父答曰：“谣言‘将升’‘将没’，原非目前之事。况‘将’之为言，且然而未必之词。王今修德以禳之，自然化凶为吉。弧矢不须焚弃。”宣王闻奏，且信且疑，不乐而罢。

起驾回宫，姜后迎人。坐定，宣王遂将群臣之语，备细述于姜后。姜后曰：“宫中有一异事，正欲启奏。”王问：“有何异事？”姜后奏曰：“今有先王手下老宫人，年五十余，自先朝怀孕，到今四十余年，昨夜方生一女。”宣王大惊，问曰：“此女何在？”姜后曰：“妾思此乃不祥之物，已令人用草席包裹，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。”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，问其得孕之故。

老宫人跪而答曰：“婢子闻夏桀王末年，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，降于王庭，口流涎沫，忽作人言，谓桀王曰：‘吾乃褒城之二君也。’桀王恐惧，欲杀二龙，命太史占之，不吉。欲逐去之，再占，又不吉。太史奏道：‘神人下降，必主祚祥，王何不请其醢而藏之？醢乃龙之精气，藏之必主获福。’桀王命太史再占，得大吉之兆。乃布币设祭于龙前，取金盘收其涎沫，置于朱椽之中。忽然风雨大作，二龙飞去。桀王命收藏于内库。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，传二十八主，至于我周，又将三百年，未尝开观。到先王末年，椽内放出毫光，有掌库官奏知先王。先王问：‘椽中何物？’掌库官取簿籍献上，具载藏醢之因。先王命发而观之。侍臣打开金椽，手捧金盘呈上。先王将手接盘，一时失手堕地，所藏涎沫，横流庭下。忽化成小小元鼃一个，盘旋于庭中。内侍逐之，直入王宫，忽然不见。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，偶践鼃迹，心中如有所感，从此肚腹渐大，如怀孕一般。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，囚于幽室，到今四十年矣。夜来腹中作痛，忽生一女。守宫侍者，不敢隐瞒，只得奏知娘娘。娘娘道此为怪物，不可容留，随命侍者抱去，弃之沟渎。婢子罪该万死！”宣王曰：“此乃先朝之事，与你无干。”遂将老宫人喝退，并唤守宫侍者，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。不一时，侍者回报：“已被流水漂去矣。”宣王不疑。

次日早朝，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醢之事，因曰：“此女婴已死于沟

4 东周列国志

读，卿试占之，以观妖气消灭何如。”伯阳父布卦已毕，献上繇词。词曰：

哭又笑，笑又哭。羊被鬼吞，马逢犬逐。慎之慎之。厯
弧箕箒！

宣王不解其意。伯阳父奏曰：“以十二支所属推之，羊为未，马为午。哭笑者，悲喜之象，其应当在午未之年。据臣推详，妖气虽然出宫，未曾除也。”宣王闻奏，怏怏不悦。遂出令：“城内城外，挨户查问女婴。不管死活，有人捞取来献者，赏布帛各三百匹；有收养不报者，邻里举首，首人给赏如数，本犯全家斩首。”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。因繇词又有“厯弧箕箒”之语，再命下大夫左儒，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，不许造卖山桑木弓、箕草箭袋，违者一律处死。司市官不敢怠慢，引一班胥役，一面晓谕，一面巡绰。

那时城中百姓，无不遵依，只有乡民，尚未通晓。巡到次日，有一妇人，抱着几个箭袋，正是箕草织成的，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，跟随于后。他夫妻两口，住在远乡，赶着日中做市，上城买卖。尚未进城门，被司市官劈面撞见，喝声：“拿下！”手下胥役，先将妇人擒住。那男子见不对劲，抛下桑弓在地，飞步走脱。司市官将妇人锁押，连桑弓箕袋，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。左儒想：“所获二物，正应在谣言，况太史言女人为祸，今已拿到妇人，也可回复王旨。”遂隐下男子不提，单奏妇人违禁造卖，法宜处死。宣王命将此女斩讫。其桑弓箕袋，焚弃于市，以为造卖者之戒。不在话下。后人有诗云：

不将美政消天变，却泥谣言害妇人。

漫道中兴多补阙，此番直谏是何臣？

话分两头。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，急忙逃走，正不知：“官司拿我夫妇，是甚缘故？”还要打听妻子消息。是夜宿于十里之外。次早有人传说：“昨日北门有个妇人，违禁造卖桑弓箕袋，拿到即时决了。”方知妻子已死。走到旷野无人之处，落了几点痛泪。且喜自己脱祸，放步而行。约十里许，来到清水河边。远远望见百鸟飞鸣，近前观看，乃是一个草席包儿，浮于水面，众鸟以喙衔之，且衔且叫，将次拖近岸来。那

男子叫声：“奇怪！”赶开众鸟，从水中取起席包，到草坡中解看。但闻一声啼哭，原来是一个女婴。想道：“此女不知何人抛弃，有众鸟衔出水来，定是大贵之人。我今取回养育，倘得成人，亦有所望。”遂解下布衫，将此女婴包裹，抱于怀中。思想避难之处，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。髯翁有诗，单道此女得生之异：

怀孕迟迟四十年，水中三日尚安然。
生成妖物殃家国，王法如何得胜天！

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，以为童谣之言已应，心中坦然，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。自此连年无话。到四十三年，时当大祭，宣王宿于斋宫。夜漏二鼓，人声寂然。忽然一美貌女子，自西方冉冉而来，直至宫廷。宣王怪她干犯斋禁，大声呵喝，急唤左右擒拿，并无一人答应。那女子全无畏色，走入太庙之中，大笑三声，又大哭三声，不慌不忙，将七庙神主，做一束儿捆着，望东而去。王起身自行追赶，忽然惊醒，乃是一梦。自觉心神恍惚，勉强入庙行礼。九献已毕，回至斋宫更衣，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，告以梦中所见。伯阳父奏曰：“三年前童谣之语，王岂忘之耶？臣固言：‘主有女祸，妖气未除。’繇词有哭笑之语，王今复有此梦，正相符合矣。”宣王曰：“前所诛妇人，不足消‘檠弧箕箒’之讖耶？”伯阳父又奏曰：“天道玄远，候至方验。一村妇何关气数哉！”宣王沉吟不语。

忽然宣王想起三年前，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，查访妖女，全无下落。颁胙之后，宣王还朝，百官谢胙。宣王问杜伯：“妖女消息，如何久不回答？”杜伯奏曰：“臣体访此女，并无影响。以为妖妇正罪，童谣已验，诚恐搜索不休，必然惊动国人，故此中止。”宣王大怒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何不明白奏闻？分明是怠弃朕命，行止自繇。如此不忠之臣，要他何用！”喝令武士：“押出朝门，斩首示众！”吓得百官面如土色。

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，忙将杜伯扯住，连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宣王视之，乃下大夫左儒，是杜伯的好友，举荐同朝的。左儒叩头奏曰：“臣闻尧有九年之水，不失为帝；汤有七年之旱，不害为王。天变尚然不妨，人妖宁可尽信？吾王若杀了杜伯，臣恐国人将妖言传

6 东周列国志

播，外夷闻之，亦起轻慢之心。望乞恕之！”宣王曰：“汝为朋友而逆朕命，是重友而轻君也。”左儒曰：“君是友非，则当逆友而顺君；友是君非，则当违君而顺友。杜伯无可杀之罪，吾王若杀之，天下必以王为不明。臣若不能谏止，天下必以臣为不忠。吾王若必杀杜伯，臣请与杜伯俱死。”宣王怒犹未息，曰：“朕杀杜伯，如去藁草，何须多费唇舌！”喝令：“快斩！”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。左儒回到家中，自刎而死。髡翁有赞云：

贤哉左儒，直谏批鳞。是则顺友，非则违君。

弹冠谊重，刎颈交真。名高千古，用式彝伦。

杜伯之子隰叔奔晋，后仕晋为士师之官，子孙遂为士氏，食邑于范，又为范氏。后人哀杜伯之忠，立祠于杜陵，号为杜主，又曰右将军庙，至今尚存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宣王次日，闻说左儒自刎，亦有悔杀杜伯之意，闷闷还宫。其夜寝不能寐，遂得一恍惚之疾，语言无次，事多遗忘，每每辍朝。姜后知其有疾，不复进谏。至四十六年秋七月，玉体稍愈，意欲出郊游猎，以快心神。左右传命，司空整备法驾，司马戒飭车徒，太史卜个吉日。至期，王乘玉辂，驾六马，右有尹吉甫，左有召虎，旌旗对对，甲仗森森，一齐往东郊进发。

那东郊一带，平原旷野，向来是游猎之地。宣王久不行幸，到此自觉精神开爽，传命扎下营寨，吩咐军士：“一不许践踏禾稼，二不许焚毁树木；三不许侵扰民居。获禽多少，尽数献纳，照次给赏；如有私匿，追出重罪！”号令一出，人人贾勇，个个争先。进退周旋，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；左右前后，弯弧者夸尽纵送之能。鹰犬借势而猖狂，狐兔畏威而乱窜。弓响处血肉狼籍，箭到处毛羽纷飞。这一场打围，好不热闹！宣王心中大喜。日已西，传令散围。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，束缚齐备，奏凯而回。

行不上三四里，宣王在玉辇之上打个眼眯，忽见远远一辆小车，当面冲突而来。车上站着两个人，臂挂朱弓，手持赤矢，向着宣王声喏曰：“吾王别来无恙！”宣王定睛看时，乃上大夫杜伯，下大夫左儒。宣王吃惊不小，抹眼之间，人车俱不见。问左右人等，都说：“并不曾见。”宣

王正在惊疑，那杜伯、左儒又驾着小车子，往来不离玉辇之前。宣王大怒，喝道：“罪鬼，敢来犯驾！”拔出太阿宝剑，望空挥之。只见杜伯、左儒齐声骂曰：“无道昏君！你不修德政，妄戮无辜，今日大数已尽，吾等专来报冤，还我命来！”话未绝声，挽起朱弓，搭上赤矢，望宣王心窝内射来。宣王大叫一声，昏倒于玉辇之上。慌得尹公脚麻，召公眼跳，同一班左右，用姜汤救醒，兀自叫心痛不已。当下飞驾入城，扶着宣王进宫。各军士未及领赏，草草而散。正是：乘兴而来，败兴而返。髯翁有诗云：

赤矢朱弓貌似神，千军队里聘飞轮。

君王枉杀还须报，何况区区平等人。

不知宣王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